

捶出的美味

□左莘莲

捶肉是我家乡的一道特色美食——是捶出的美味。在往昔,它可是稀罕物,只有过年或者家里办喜事的时候,才有幸品尝到,是我们舌尖上的美味。

我们小时候,家家户户都会养黑猪。猪吃着残汤剩粥、猪草蔬菜什么的长大,纯天然的“食谱”,让猪肉自带着一股香气,用这种黑猪的里脊肉做捶肉上佳。那会儿平时一家人难得见到腥荤,我家只有过年才搞点捶肉。年三十吃过早饭,妈妈就开始忙活了。她把精肉切成小块,放在瓷盘里,准备好山粉(山芋淀粉),然后把我叫过来:“你来捶肉,一块精肉正好捶成一片。”我一听,赶紧拿来筛子、小铁锤、砧板,一一擦洗干净,都放到大桌上,一切准备就绪。我站在桌边,拿起一小块肉,从容地蘸上山粉,放到砧板中间,拿起小锤子捶起来。记得我第一次捶肉时,那肉片是厚的厚、薄的薄,后来在妈妈的示范指导下,我才明白,捶肉的力道得均匀,用力小了,肉片太厚,吃起来口感不好,用力太大,肉片又容易被捶破。

锤起锤落间,我努力掌握着力度,不停地捶着肉块。小铁锤与砧板碰撞,发出节奏匀称的“啪啪”声,那是小铁锤和砧板在合奏一首美食序曲呢!我一下又一下,把肉块捶扁,然后在肉片两边蘸点山粉,翻转敲击,肉块逐渐薄了,我会时不时停下来,再蘸点山粉,这样一来,肉片不会沾在锤子上,而且吃起来更嫩滑。山粉是捶肉的黄金搭档,相互成就,就像卤水点豆腐,一物降一物,世间的许多事,许多人,不亦如此么?

我循序渐进,反复捶敲,在稍厚的地方多敲几下,给肉捶成一块块小圆形,直到捶得厚薄一致,拿起捶好的肉,已经是透亮的薄片,薄如蝉翼,这时,一片捶肉才算真正捶好了。有人家把稍微

大块的肉拿来捶,捶好了再剪成几片,但我还是喜欢一块肉给捶成小小的一片,而且尽量给捶得圆圆的,一招一式十分精细,捶好的肉片宛如一轮明月,虽费时费力,可看着就令人赏心悦目。瞧着厚厚的肉块,在自己一锤一锤地敲打下,变成薄薄的肉片,这个过程就很享受。捶好一块,我就小心翼翼地放到筛子里,一个筛子满了,再放到另一个筛子里。第二个筛子快满时,精肉块差不多就没了,一大上午时间,我就这样不紧不慢地捶着肉。彼时,妈妈在厨房里忙忙碌碌,家里香气氤氲,空气里洋溢着快乐的气息,妹妹们洗菜烧火,都忙得不亦乐乎,弟弟呢,一会儿跑去厨房尝尝鸡熟了没,一会儿又尝一块肉,在堂屋和厨房之间来回穿梭,喜笑颜开,那场景格外温馨,所谓岁月静好,大概就是这般模样吧。那场景长在我的记忆里,永远不老。

捶肉捶好了,可以煮了,等锅里的水沸腾时,把肉片放进去,大火烧开,无需什么复杂的佐料,撒点盐就可以出锅,撒不撒葱花都香,肉嫩汤鲜,味醇爽口。除夕的餐桌上摆满碗碟,菜肴无比丰盛,黑炭在红泥小火炉里燃烧,兴奋得红了脸,也映红了我们的脸庞,炉子锅香味袅裊,一家人围着大桌子落座,面对满桌的美味佳肴,我们姊妹五个眼里都闪着喜悦的光芒。爸爸端起酒杯,慢慢呷一口酒,妈妈夹几块捶肉放到欢快的炉子锅里,薄纸般的捶肉在鸡汤里翻腾,滚几滚,漂浮起来,夹起一块入口,绵软清香,鲜嫩滑爽,口感细腻,惊艳了我们的舌尖。岁月缱绻,多年以后,那小火炉、那捶肉,在我脑海里鲜活成一幅温暖的画!

千锤百炼,玉汝于成,捶肉经过铁锤的无数次捶打,才美味可口,如同鹅卵石经过溪流不断地冲刷,才光滑亮丽。一个人能成大器,不也是经过艰难困苦之磨炼吗?写文章亦如此。一篇文章,一本书,只有经过反复推敲,多次打磨,才能成为佳作。如今,我们随时都可以做捶肉吃,但再也吃不出童年的味道了,可能是我们的味蕾被惯坏了,纵是饕餮大餐都难以激起我们的兴奋。

在时时刻刻都可以吃到捶肉的今天,冲淡了我们对捶肉的念想。尽管如此,捶肉依然牵动着许多游子的心,是他们浓浓的乡愁。看到家乡的捶肉,游子的味蕾一定会苏醒,往事历历在目,老屋、炊烟、童年的伙伴、火红的对联……所有的记忆,都会泛起涟漪。

发现唐代铜官冶、都使、坑户

□朱基华

说矿冶权“总算收回了一部分”,看来收回的阻力的确不小。

就这样,朝野山泽利权纠缠的日子又过去了30年。在唐僖宗时期,朝廷对坐拥铜官山的南陵县干脆来个特事特办,谋划析分南陵五个乡设立新县的工作。把产铜的“肥肉”统统从南陵县剥离出来成立义安县。剥离出来的五乡分别是:工山、安定、凤台、丰资、归化。根据今天铜陵与南陵的现状分析,推测当年在勘界分割时,南陵县官吏玩了一点手段,将边界线上的工山乡产铜区留了一小块。这便是今天我们看到的“南陵大工山矿冶遗址”,今天我们要看到的遗址,在唐朝可是富有的产铜地呀!

笔者不清楚晚唐时期组成义安县的五个乡对应今天铜陵哪些区域,只能根据《铜陵县志·地理篇》疆域、山川历史沿革去认定。新成立的义安县就产铜区域而言,包括了金榔燕子牧、凤凰山、狮子山、铜官山。可是,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义安县成立不久,“县”没有废,把名字改了,改作“铜官冶”。《唐书》记载“又废义安为铜官冶”。此时距离唐朝灭亡只有18年光景,18年里立“义安”又废“义安”。大费一番周折就是为了组建一个由朝廷直接控制的“政企合一”的县级“铜官冶”,这是朝廷析南陵五乡立新县的真实意图。这个县级“铜官冶”历经唐朝末年和五代时期,至南唐保大九年(961年)始改称铜陵县,存在了近60年。有趣的是:“铜官冶”区划的出现,不料竟成为千年后“铜陵有色”崛起的铜基地!

李白在《赠刘都使》诗中说“铜官几万人,净讼清玉堂”。刘都使在铜官山当官。清代学者王琦在诗题下作注,说他不知道“都使”是个什么官,根据诗中“欲冰事戎幕”的句子,他推测刘都使是幕僚。王琦的推测是对的,但他没说是谁的幕僚。

唐代中央政府实行“三省”分权负责制。即中书省、门下省、尚书省。中书省代皇帝起草文件,经皇帝签批后送到门下省复核;有异议的就退回,然后到“政事堂”开会商议。尚书省总揽六部,负责贯彻执行。三省的

主官都是有实权的宰相。三省办公机构统称“都省”。前边提到的裴休,851年任盐铁转运使,852年进入尚书省作主官,有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头衔,行宰相职权。以宰相兼盐铁转运使,由此可见转运使的重要性。

盐铁转运使管理范围涉及食盐专卖、竹、木、漆、茶、酒税、铜铁税、银锡税、冶铸税征收及货物调配运输等等。全国光是大型采铜场就有五六十处。裴休和他的官吏根本忙不过来,又不能交给地方官去管,只有把身边的幕僚派下去。这样就慢慢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一竿子到底的盐铁转运系统。盐铁转运使派出的幕僚遍及于各道(省),担任派驻机构的主要负责人。派驻机构叫“巡院”或“监院”,主要负责人称“知院”,一般加御史衔。御史具有监察职能,目的还是彰显盐铁转运使的权威,这样有利于他们与地方官打交道。

“知院”本属盐铁转运使派来的幕僚,不是朝廷命官,在朝廷职官系统中没有名分。但因为他是盐铁转运使的代表,手段“通天”,地位不高但权重。称“知院”显然不够尊重。李白笔下称其“都使”,很贴切,也许唐朝人就是这么称呼的。唐代职官表里没有“都使”一职。推测这个称呼大约是顺着尚书省叫下来的。尚书省办公大厅叫“都堂”;三省办公机构称“都省”。都堂、都省,把上面派来的幕僚称作“都使”,也就顺理成章了。派到铜官山来的刘都使开衙办公,管矿冶、征赋税,同时协调与地方官的关系。

李白在《赠刘都使》诗中说“铜官几万人”,不是1万2万,至少3万以上才可以说“几万人”吧。铜官镇若以3万人计,这些人当中从事矿冶生产的应该占大头,贩夫走卒和江岸渔夫不会多于矿冶工人。那么,这些从事矿冶生产的是些什么人?

《中国通史》在评述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时,强调了唐代矿业实行“私采官管”,设立了事实上的“坑冶户”。唐朝按人丁户籍纳税,摊派徭役。对坑冶户,首先免除他们原来负担的赋税徭役。这就从法律层面证明了“坑冶户”是自耕农或自由民。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称采铜矿的为“坑户”;称采盐矿的为“亭户”。晚唐时期国家极度缺铜,朝廷下诏官府劝说引导坑户努力开采铜矿,“各委本州府长吏劝谕令其采铜”,而不是强迫,这更能说明唐代矿冶工人的身份。

行文至此,我们会自然联想李白诗集出现的“铜坑村”。铜坑村往住出现在诗歌标题下的“旧注”或“原注”里。旧注、原注告诉我们这是诗集的原始注解。甚至有的可能就出自李白本人的手笔。李白在世的时候就有人为他编过诗集,叫《李翰林集》。编辑集的魏颢在序言里说,李白的家世是李白亲口告诉他的。所以,魏颢编的诗集必定经过李白的审阅和认可。古人抄书或者印书有个非常好的传统,就是将正文之外的注解和批语一字不易地过录到新的书本上,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书的所有信息。

李白《纪南陵题五松山》诗下有注:“一作南陵五松山感时赠别,山在铜坑村五里。”请注意,这个村庄应该是坑户的集居地。唐朝的户籍管理比较规范:“凡天下人户,量其资产,定为九等。每三年,县司注定,州司覆之。百户为里,五里为乡。四家为邻,五邻为保。在邑居者为坊,在田野者为村。村坊邻里,递相督察。”李白《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》诗题下:“旧注,五松山,南陵铜坑西五六里。”铜坑,开采铜矿的场所。猜想铜坑距离铜坑村应该不太远。



德国新天鹅堡



法国卢浮宫外景



瑞士西庸城堡



意大利罗马斗兽场



意大利比萨斜塔



法国凯旋门

旅欧掠影

新疆摄影